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车培晶 著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捡到一座城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捡到一座城堡

车培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捡到一座城堡 / 车培晶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2018.3重印)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305-18726-1

I. ①捡… II. ①车… III. ①童话—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487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书 名 捡到一座城堡
著 者 车培晶
责任编辑 邓颖君
终审终校 张倩倩
装帧设计 谷久文
美术编辑 詹恋莎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30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0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305-18726-1
定 价 30.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会有好运吗	1
海滩日暮时	7
被砌在城墙里的狗	11
钟声停下来	17
丑女孩城堡	25
是狗还是马	33
袖手观战	39
一百零九个总督	45
强盗马帮来了	53
叫金砂的沙男孩	61
窃听电话	69
城堡外边	77
旧铁环的故事	87
其余的士兵都是神炮手	95





秘密足球赛 101

比枪炮还好使的武器是什么 109

柳暗花明 117

一场混战 123

爱屋及乌 127

商人骆驼队 133

一个男孩和一百个女孩 139

玫瑰色眼睛 149

甘蔗校长光临城堡 157

校长的目光藏在耳朵里 163

夏天最后一场雨 169

战争代替开学典礼 177

金色的导火索 187

城堡绿洲 193



会有好运吗

大约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妈妈便开始用一种挑剔、轻蔑的目光审视我的小房间了。

我的小房间里堆满我辛辛苦苦发现并收藏了许多年的东西。

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说出来你也许会嗤之以鼻。比如，空着的形似红指甲的小香精瓶儿，失去玻璃罩的电子手表，爸爸小时玩过的旧铁环、万花筒——这些东西一概被我的妈妈称为“破东西”。我对这种蔑视难以接受，却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为它们正名。它们到底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好听的名字呢？我想不出来，不如就叫它们“破东西”好了。



破东西都是我一件一件亲手捡回来的。它们把我的小房间



塞得满满当当，书桌被破东西垫起很高；木床也被垫得像衣柜一样高，我躺在上面脚丫可以触到天花板。如果我愿意把所有的破东西搬到外面展示一下，至少得有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才能摆开它们。

我一直都在企盼甘蔗校长举办一次破东西展示会，那样我就有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了。当然，那也会讨得我的同桌小橘子的妒忌，弄不好，他会把他扔掉的、由我捡到手的十八块眼镜片讨回去，还有那只没有扬声器的小半导体收音机——那也是他扔掉的一件破东西。

爸爸在别的事情上是我的坚强同盟，但对于我收藏破东西，他则完全站在妈妈那边。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折，那是由于一件破东西的缘故——

那天，爸爸修理门铃时，不慎将门铃的按钮敲碎了。他钻到我的房间，翻起那些破东西，好像一个大男孩在瓦砾堆寻找叫声嘀嘀响的蟋蟀。

“您在找您的眼镜片吗？”我问他。他的视力比我同桌小橘子还差，经常在洗漱时把摘下的近视眼镜当作空牙膏皮随手扔掉。

“这儿有六十六块眼镜片，但都不是您的。有两块是甘蔗校长的，有十八块是小橘子的……”我对自己捡到的破东西了如指掌。

“不。我已经改正了扔眼镜的毛病。”爸爸说。

“那您找什么？”

“找门铃按钮，一只半新的就可以。”

“没有半新的。”我捡的东西都是很旧的，要不怎么叫破东



西呢？

“啊！这儿有一只。”爸爸从破东西堆里翻出一只旧得发黑的门铃开关，用袖口擦拭一下，“不错，还是红铜的呢！”

“这是我上幼儿园最后一天捡到的，是在家电维修店旁边的垃圾箱里，有一只野猫还险些咬了我的手。”我打心眼里舍不得让爸爸把红铜开关拿走。珍爱藏品是每个收藏家的基本品格，这一点，我同任何一位收藏家没什么两样。

“把它安装到门上，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收藏！”爸爸像个热情的吹鼓手，“想想吧哆咪，每一位来我们家做客的人，最先见到的就是这只门铃按钮，他们在按动它时就已经饶有兴趣地把它欣赏一番了。而你让它闲待着，那它的境况就完全不同了。”

“好吧，您尽管利用它吧。”我同意了，但又叮嘱道，“有一天，当它坏到必须更新的时候，您一定要完璧归赵，还有那两颗旧螺丝钉、废电线，一件也不能少。”

门铃修好了，铃声清脆悦耳。爸爸说：“哆咪，谢谢你的破东西！”同时，我也听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以后可不能对哆咪收藏破东西说三道四了呀。”

从那天开始，爸爸差不多旗帜鲜明地站到我这边了。

晚上，我踏上爸爸为我搭起的大木梯，爬到被破东西垫起很高的木床上入睡，就像躺在火车最高那层卧铺上。

爸爸朝我挥挥手：“祝你今晚旅行愉快。”

我的回答变幻莫测。在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周末晚上，我这样回答：



“嗨！我要赶到哈巴罗夫斯克吃宵夜，那里有鲜活的大马哈鱼片。”

爸爸问：“那是真实的吧？”

“是的。甘蔗校长刚从哈巴罗夫斯克考察教育回来，是他告诉我们的。”

星期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一大早，妈妈便开始了夏季的最后一次大扫除。她小心翼翼地拉开我的小房间门，她必须倍加小心，因为弄不好的话，屋内堆积成山的破东西会轰然倒塌到门外，将她埋住。

“哆咪，该把它们处理掉了！”听口气，她这次决心已下，十分坚定，“你现在是大女孩子了，再捡这些破东西，别人会怎么议论你？而且，我们很快就要搬进新公寓了，这一屋子的破东西，也要随我们进新居吗？”

“别打它们的主意，妈妈。”我的口气也很坚定，到这种时候，妈妈最希望看到我态度软弱或者含糊其词，“这是我收藏了好多年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处理掉！”

“我真不明白，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收藏家，你为什么偏偏选择收藏破东西？这根本不是女孩该有的爱好，换作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婆那还差不多。它们对你毫无意义！”

“那可不好说。如果甘蔗校长在新学期组织一次古董展示会，那时我这些宝贝准会大放异彩、一鸣惊人！”

“这是你的天真想象，这些破东西要算古董的话，得等到



一万年之后。它们对你的现在没有一点儿意义。你的数学总爱出岔儿，它们能帮你的忙吗？看看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简直就是个破烂仓库，这会把老鼠招来，知道吗？”

妈妈的态度十分坚定，我的勇气眼看就要崩溃了。

“也许，它们能为我带来好运。”我在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回击妈妈时，说了这么一句软弱无力的话。

我的声音低得很，连我自己的耳膜都没有被震动，可妈妈却听到了，她说：“好运？你说的是什么好运？也……”她的眼睛瞪得圆溜溜，好像看到一个绿色精灵或红色天使飞入我的房间。大约停了六十秒钟——她的眼睛呆呆地瞪了六十秒钟，她突然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态度，望着屋里的破东西说：“妈妈的破烂王哆咪，但愿会出现这种结果：它们能为你带来好运！”

“您在说什么？好运？”这回轮到我莫明其妙了。

“是好运，你刚刚说过的。但必须在短时间内。出了这个暑假，如果没有结果的话，那时，我可就不需要同你做任何解释，把你的这些破东西一件不少地扔到运垃圾车上！”

这样，妈妈在这次大扫除中放过了我的破东西。

但是，我并未由此轻松。我得寻找到可以让妈妈永远不再打破东西坏运气的好运气，而且越早越好。

那该是一种什么内容的好运气？

空着的小瓶儿，在明天或后天的早晨忽然装满茶花香精露？——妈妈最喜爱这种香露而舍不得花钱买。

废电子手表在半夜忽然像袖珍电视机那样，出现郑成功炮击



荷兰佬战船的画面？

要么，就是爸爸小时爱玩的旧铁环会忽然闪烁金光，像哪吒的金刚圈一样？

我苦思冥想。

但根本就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几天过去了，房间里堆满的破东西依然是从前的老面孔。

“哆咪，再过七天，就是暑假结束的日子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倒计时。”

“噢，还剩下六天了。”

“只有五天了！很快就会剩下四天、三天、两天、一天、零天！”

妈妈刻薄地一次次提醒着我。不过在那天吃早饭时，她把一勺儿苏打当成白糖放进了自己的牛奶碗里。她还很认真地问我和爸爸：“我昨晚在报纸上看过，说喝牛奶还是加一勺儿白糖好些，你们需不需要加一勺儿？”

爸爸讽刺道：“那就加一勺儿，不过请你把苏打送回去，把真正的白糖拿过来。”

“哦？”妈妈惊讶道，“我拿的是白糖，怎么会变成苏打？见鬼。”

妈妈有点魂不守舍，她的眼里藏有不易觉察的焦虑。她是怎么了，是在替我着急吗？

可是，好运气这句话是从她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呀！她后悔了，还是以为过于难为我了？

海滩日暮时

暑假日历上最后一个星期天。

下午，我跟爸爸去海里学游泳。蛙泳、仰泳我都会，现在爸爸教我海豚泳。我游累了，开始在海滩上玩儿。爸爸在同几个泳友谈论股市行情，我拎着塑料袋在海滩上捡贝壳儿。我看见一条垂头耷耳的狗在沙滩上郁郁而行。这时，我妈赶来了。她不喜欢游泳，但喜欢观看别人游泳。她要来看看我的海豚泳学得如何。这时已经到了黄昏。

太阳在远处的海面上摇荡不已，它的小半个身子陷入海水中，像一只跑得浑身热燥燥的鸵鸟正在大口大口饮水。海面铺满桔黄色的波光，跳跃不已；远处镶着金边的海岛仿佛一群饥饿的非洲狮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饮水的大鸵鸟。黄昏的沙滩瑰丽而安详，夕阳把衣兜里仅剩的一





泼金黄色颜料毫不吝惜地涂抹到上面，平坦的沙滩静静地仰卧着身子，满足地舒展着偌大的翅膀。

游泳的人相继散去，留在沙滩的人也陆续离开。海滩安静下来，可以听到赤贝和蛤蜊“哧哇哧哇”的吸水声音，像猫崽儿吮奶的声响。我奔跑在海滩上，像饥肠辘辘的小狗搜寻可食的骨头，拣拾着一枚枚如玉般精致的贝壳。我手里的塑料袋已经让贝壳撑得像小猪的圆肚子。

“哆咪，该回家了，天要黑了。”爸爸说。

“贝壳不会给你带来好运，它们不是魔法老人扔下的东西。”妈妈说。

她的话让我忽然记起阿拉伯民间故事里讲的那种囚禁着魔鬼的漂流瓶，那个渔夫不正是在黄昏的海边网到一只魔鬼漂流瓶吗？也许我也会碰到这种运气；但我绝不可能像渔夫那样将捡到手的东西再投入海里。我要骑在魔鬼的肩上，走到妈妈面前，问她，这也算是一件破东西吗？

夕阳跌入海底，天色骤然暗下来。我的目光留意着从海洋涌到沙滩的每一座浪峰。

没有发现漂流瓶。

但我发现了一座微型城堡！

这是那种在夏天海滩上经常可以见到的城堡，是来海边游玩的雕塑家用细软如泥的海沙堆砌雕刻成的；所不同的是，这座微型城堡的规模要大一些，做工格外细腻精巧，真正算是一座古城堡的缩小品。方方正正的城墙上，砌着一个个斜面墙垛；城内坐



落着二三十幢造型奇异的楼塔，每幢楼塔都透着神秘的气息。十几条窄街错落有致地凹嵌在楼塔群之中，像好看的嵌条儿；有一条盛着浅浅海水的运河像蛇一样缠绕在街道中间，每条穿越运河的街道都砌有一座如蝙蝠似的拱桥。那幢顶部像撑开的大伞似的沙楼上悬有一只小巧的铜钟，铜钟在习习海风里轻轻摇荡，发出风铃般的声音。古城堡笼罩着一片朦胧的神妙，它像一位被遗弃的老人，夕阳的余晖使它显得孤独而忧伤，黯淡的波光在它粗糙的面孔上映出令人怜惜的惆怅。

我朝四处望了望，海滩上除了远处的爸爸和妈妈外，没有第三个人。这就是说，这是一座曾经有主人而此时已经被主人遗弃了的城堡，就像海滩垃圾箱里装满了的空罐头盒、空啤酒瓶、让海风吹散骨架的太阳伞。

现在，我捡到了这座沙城堡。

可是，这种用沙子雕砌的东西如何搬运呢？它这么大，即使可以搬运，我的房间也根本装不下，除非把它放在学校操场上。我很着急。海浪的声音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那是潮汐上涨的声响。用不了多久，沙城堡便会被涨潮的海水冲垮，即使不被冲垮，到天亮时也会被来海滩玩的男孩们踏个稀巴烂。

“哆咪——”爸爸在唤我。

“哆咪！哆咪！”妈妈在下最后通牒。

海滩完全暗下来，海面像平展的滑冰场，闪烁着冷清清的光。让我万分惊奇的是，城堡里的那幢伞状的楼塔忽然闪亮起烛光，烛光仿佛桔色的雾从塔窗缓缓淌出来，轻柔而诡秘，飘忽而又显



出一种稠涩。

我的心怦怦跳，是谁住在楼塔里呢？一个小矮人，一只大甲虫？

“哆咪！”妈妈气冲冲地朝这边跑来，“你站在那儿发什么愣？

这儿不会有好运的。”

“不。”我急不可待，一步跨到城墙里。我以为我会踩塌几座小楼塔，会在城堡的街道上留下两只大脚印。然而没有。因为就在这时候，让我惊愕的事情发生了——

沙城墙突然变高起来，每一幢沙楼塔在我的视觉中都变得高大雄伟。

街道宽阔，城堡的空间就像摄像机镜头一样，渐渐拉开，越来越开阔。

妈妈的呼唤起初可以听到，慢慢地便变小起来，仿佛海风正在将她扯向遥远，最终她的声音纤弱得如同海鸥的梦呓。

海风裹着阳光的余温与海水的腥湿在城堡上空缓缓游弋，阵阵海涛在这里听起来很像蟹群登陆爬行的声响。高大结实的城墙将我和妈妈、爸爸远远隔离开来！

我既恐惧又激动地向城堡的深处跑去。“啪啪啪”，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城堡里回响，声音特别大，好像沙城堡是个大音箱——这声音冲淡了我的恐惧，心里只有激动、兴奋。

“我捡到了一座城堡，它属于我，你知道吗？妈妈！”我大声喊。

被砌在城墙里的狗

我捡到了一座城堡，这绝对是一种好运气，而且它就在暑假快结束时从天而降。妈妈失败了，她没有理由不彻底放弃清除我房间里那些破东西的念头。这是我由此获得的最大满足。

那幢伞状的沙楼塔在哪儿？是谁在里面燃起了烛光？我急于想弄明白，因为这很重要。

而就在这时，城堡里流淌着的那片桔色雾光悄然黯淡下来。

沙城堡黑暗如洞，沉闷的钟声在潮湿的海风的浸泡中，忧郁地穿过一幢幢楼塔的顶端。一幢幢楼塔像冰冷刻板的墓碑，散发着苍凉的海水咸腥，仿佛印嵌着海洋千古岁月舔噬的痕迹。有几幢形似石塔的沙楼外墙好像镶嵌着虎鲨鳞片，透出点点寒光。与此同时，我闻到一股鱼的腥臭，大约有十条被风浪掀入城堡的比目鱼，正在一处角落腐烂变质。

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并非因为恐惧，恰恰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我确信这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城堡，它独伫海滩好像有若干年的历史。

拥有一座城堡，是我在幼儿园时就有过的念头。



幼儿园老师说：“你怎么会有一座城堡呢？你不是王后，也不是公爵夫人。”

我说：“我会有的，总有一天。”我的回答大言不惭，实际上却是虚无缥缈。我那时以为的城堡不过是幼儿园里的那种比教室大一半的迷宫，小朋友们常在那里玩耍，从这儿钻进，再从那儿蹿出，通道狭窄，小朋友们的脑袋经常相互碰撞。

那时候小橘子跟我在一个幼儿园，他听到我说的大话之后，认真地回答了我一句：“吹牛！”

我妈和我爸当时也用委婉的语气批评我的空想，说：“你不可能有一座城堡，除非是一座很小的城堡模型，再不就是积木搭起的城堡。”

现在，我真正得到了一座城堡，我是它的主人。

但是，这儿空无一人，谁会知道这一切呢？我顿时产生一种深深的孤独。

我要出去，把这儿的一切告诉很多人，可是城墙没有门，这儿又找不到一把铁锹；即使找到了铁锹也无济于事，因为我发现沙砌的城墙其实很结实，像凝固了的水泥墙。

黑暗中，我摸到插在城墙角落的一根毛茸茸的东西，像狗或狐狸的尾巴。我用力拽。

我拽出来的竟是一条狗！

那狗难过地抖动着皮毛，它身上沾满沙粒。这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情，就像调皮的男孩往女孩头发上撒一把泥沙那样。

我帮狗使劲摇晃身子，它皮毛里夹着的沙粒“哗哗”下落。